

構建當代書畫創作的人文灣區

張瑞田

從藝術社會學的角度來看，一個區域經濟共同體，會對本區域的文化與藝術產生影響。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與發展，對大灣區書畫家來講，是一種挑戰，更是一種機會。一個具有現代發展理念和雄厚經濟基礎的區域，對書畫家而言面臨着兩個重要問題，一個是適應的問題，一個是超越的問題。不管是在本地成長起來的書畫家，還是從國內外移居而至的書畫家，首先需要接受大灣區的發展理念，適應大灣區的發展節奏，進而理解大灣區人的文化要求和審美需求，才能創作出讓大灣區人喜愛的書畫作品。畢竟是文化同源，地緣相近，民心相親、民俗相近的地方，書畫創作必然會對大灣區不同城市的文化起到溝通作用，推動「人文灣區」的建設。

「人文灣區」是一個集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為一體的概念，但是，支撐點還是大灣區的文化與藝術。書畫作為辨識度極高的藝術體裁，其現代審美原則，將決定「人文灣區」的成色和未來，也決定「人文灣區」的走向。相比較而言，傳統書畫有着封閉性的結構，是士大夫和文人修行的重要載體。然而，對這種封閉性結構予以觸動的正是嶺南文化影響下的書畫家們。明代林良、彭春暉，清代康有為、梁啟超，民國高劍父、高奇峰、陳樹人，香港的趙少昂、楊善深，廣州的容庚、商承祚、黎雄才、關山月等人，以及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具有反思精神的「傷痕美術」，均在不同的時空中打破藝術常規，探索書畫與社會進程和人性的關係，尋求風格樣式的變化，挖掘書畫的受眾面和市場價值。其實，這就是大灣區書畫的現代審美原則的端倪，從這個端倪出發，我們自然會對大灣區書畫創作產生新的期待。

首先是守正與創新的問題。老子講：「保此道者不欲盈，夫唯不盈，故能蔽不新成。」

傳統書畫形成了獨特的筆墨系統和審美標準，構成了較為強勢的文化存在。固有的書畫藝術邏輯，結構精潔，陰陽協調，張弛有度，於人心有着持久而溫潤的滋養，甚至有着無懈可擊的美感。這是需要我們堅守的藝術遺產。然而，歷史在不斷進步，社會在不斷發展，尤其是進入現代工業社會，新式教育更新我們的知識結構，生活方式的變化，讓人們產生了多元化的審美追求。不變就意味着落後，故步自封就是死路一條，因此，在守正的前提下，我們需要創新。但是，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也是一個系統工程。守正是創新的基礎，創新是守正的延伸。

書法要創新，必須做到傳統與現代結合。所謂傳統，乃「事物世代承繼的系統」。書法藝術上有「前聖後聖」之說，指的是書法名家楷模的先後次第接續；有「合矩同規」之論，是指名家風範和藝術精神的連續一貫。

粵港澳大灣區的書法創作要有創新意識。不管是形式的翻新，還是文辭的選擇，不管是為展廳而書，還是針對市場，大灣區的書法形態是現代精神的關照，它在展現傳統書法的文化魅力時，也要展現大灣區人的生活與人格。

美術創作的形象化和敘事性，對於描繪大灣區的現實生活具有一定的優勢。不同的畫種，有不同的藝術特徵，不同的地點，有不同的故事與風景，尤其是與世界的緊密關聯，畫筆多姿多彩，感覺細膩深情，獨到的認知和特殊的理解，直抵大灣區的實質。

再就是踐行多元化的藝術實踐。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，孕育出世界上唯一沒有斷流的文明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書法就是一個形象的體現，一個有語言能力的講述人。文化自信植根於這塊土壤，不斷推動着中華民族向前發展。改革開放

的偉大實踐，也是文化自信使然，勇於追求中國夢的新一代中國人，每一次選擇，每一次進發，都是文化自信的鼓舞。中華民族不排斥其他文明，只要有助於我們向前發展的文明，我們都是尊重的、接受的，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新動力。落實到書畫創作更是如此。對於書畫作品的欣賞而言，因其教育背景、成長經歷的不同，也因其性格特點、生活趣味的差異，對不同的書畫作品會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讀。同時，書畫家也是如此，思維特點、技術能力、文化修養、價值取向的異同、厚薄、深淺，決定了書畫家創作風格的豐富性。輕簡或繁複，單純或沉重，抽象或具象，冷艷或熱烈，表達書畫家對大千世界的獨特感受。

市場化，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點。商品經濟的積極性建構了現實社會的基礎，增強了社會的活力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。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重要發展目標就

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，加大優質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，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，使大灣區居民獲得感、安全感更加充實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續。這個目標的實現，書畫藝術是不能缺席的。因為文化與經濟是互為關係，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是其精彩的兩翼，它的和諧鼓動，就是粵港澳大灣區脫穎而出、成為世界熱點的證明。因此，粵港澳大灣區的書畫創作需要以自身優異的藝術質量進入市場，成為大灣區重要的文化消費對象。

身處高科技主導的現代社會，市場經濟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徵。服務意識，供應與需求，納稅，財產，收藏，搭建了我們的現實，指明了我們的未來。因此，理性看待書畫作品的市場，鼓勵書畫家進入市場，是我們對粵港澳大灣區書畫創作的期待，也是構建「人文灣區」的重要一環。



觀衆在「其命惟新——廣東美術百年大展（香港）」觀賞作品。資料圖片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三月維園花展



HK人與事 明德

二〇二六年香港花卉展覽在維多利亞公園開幕，主題是紫羅蘭。下午三時，人山人海。星期五，長者免費入場，人群中以長者居多。我留意着身邊的人：有年輕情侶手牽手，有老夫老妻脫下口罩自拍，有兒子推着輪椅上的母親，有女兒伴着年邁的母親慢慢走，有年老婦人自行推着座椅車，有長者中心帶來的輪椅團，義工推着老公公、老婆婆穿過人群，外籍傭工推着兩部輪椅坐着一對年老的男女，還有公公婆婆帶着孫兒、媽咪拖着幼小的女兒。

不同年紀的人，人生走到不同階段的人，都來了。

那些花卉，有含苞待放的、有花開正盛的，也有開始凋謝的。大會大概每隔幾天會換上鮮花，讓花卉永遠呈現最好的樣子。

人們擠在盛開的花前拍照。

能夠陪伴身邊的人一起賞花，本身就是一種福氣。無論是推着輪椅的兒子、牽着母親的女兒，還是帶着孫兒的公公婆婆……能夠同行，已是難得。

花開有時，人聚有時，趁花還在，趁人還在，多珍惜這些同行的日子。

我看着那些不同配搭的人群——夫婦、母女、爺孫、傭工在旁照顧着長者的，他們之間存在着關懷與陪伴。兩白髮公公婆婆自拍並碰頭一起看着手機螢幕，這一刻，比任何盛開的花更觸動人。



維港看雲 郭一鳴

本週三（三月二十五日），有本港報章在國際新聞版刊登一張外電照片，一名穿紅鞋戴口罩的小女孩，站在一顆彈頭插入地面留下一個大坑的巨型炸彈旁邊，一名黑衣黑帽的男子舉起手機正在幫女孩拍照。照片說明是「伊朗繼續空襲以色列，其中一枚導彈落在約旦河西岸一條巴勒斯坦村莊，有孩子走近留影。」我之所以關注這張「約旦河西岸的女孩」照片，不是因為圖片說明可能誤導讀者，以為是伊朗欺負以色列，而是這個女孩對這枚巨型炸彈不僅沒有絲毫害怕，還把這枚未爆炸的巨型炸彈當作風景，拍照留念。照片中女孩的平靜令我感到震驚，究竟是少女不識戰滋味，還是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男女老少已經對戰爭習以為常、對炸彈司空見慣？

這幅照片讓我想起著名的反戰照片「燃燒彈女孩」（Napalm Girl）（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，深陷越戰的美軍發動狂轟濫炸，從天而降的汽油彈把一群孩子嚇得慌亂狂奔，九歲女童潘金福（Kim Phuc）被汽油彈波及，全身衣服被火燒光，她裸奔逃命，一路狂跑狂叫。這一幕被美聯社越戰記者黃公崴（Nick Ut）拍下，刊登在《紐約時報》的頭版，女孩裸體的畫面驚悚震撼，旋即登上全球各大報章的頭版，轟動世界。這張照片真切地呈現戰爭的殘酷，女童的痛苦和恐懼直擊人心和良知，早已對這場無休止的海外戰爭變得漠然麻木的美國人，被這張照片喚醒了，旋即在全美掀起反戰浪潮，尼克松迫於民意壓力宣布從越南撤軍，兩年後

約旦河西岸的小女孩

越共統一越南。可以說，這張「燃燒彈女孩」照片，改寫越戰的歷史。

這張「約旦河西岸的女孩」照片，畫面的張力遠不足與「燃燒彈女孩」相提並論，但兩張照片有共同之處：第一，兩者都是與美國有關的戰爭題材；第二，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都炸死傷害很多婦孺；第三，拍照時戰爭仍在進行中。把兩幅相隔半個多世紀的照片放在一起，更可以印證美國一貫之的好戰本性。

六十一年前，美軍在越南峴港登陸，標誌着美國全方位軍事介入越南戰爭。巔峰時期美軍在越南戰場人數超過五十四萬，歷時約十年，當中逾十分之一戰死在遙遠的異國他鄉，最終美國狼狽撤軍。但是，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，並沒有汲取教訓，繼續窮兵黷武，到處恃強凌弱。從九十年代對伊拉克發動「沙漠之狐行動」、科索沃戰爭，到「九一一」之後分別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；特朗普再次上台後更頻頻動殺機，今年初美軍突襲委內瑞拉綁架總統馬杜羅夫婦。二月底對伊朗動手，擊殺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多名高層領導人。上文提到編輯給「約旦河西岸的女孩」這張圖片配註的說明可能會誤導讀者，是因為這枚炸彈是伊朗當局在遭到美以攻擊之後作出反擊，用導彈攻擊被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。伊朗反擊的目標還包括美國部署軍事基地的多個海灣國家，並且封鎖全球石油運輸大動脈霍爾木茲海峽。

就在全世界以為戰爭即將升級，猜測美軍會否出動地面部隊，特朗普突然來一個反高潮，宣布將此前發出的對伊朗四十八小時最後通牒推遲五天，緊接着，又傳出美國方面希望四月九日可以結束戰爭。這些消息真真假假，真假難辨。不排除特朗普需要時間部署新一輪攻擊，甚至調派地面部隊，又或者只是為抽身撤出戰場找下台階。



▲三月二十四日，在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納布盧斯附近的基夫勒哈里斯村，一名女孩在一枚嵌在地下的飛彈殘骸旁拍照。路透社

雖然不可能像「燃燒彈女孩」一樣改變戰爭的結果，但同樣揭露一個真實殘酷的現實，當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美以戰爭會否進一步升級，擔心有更多婦孺和無辜者慘遭戰火奪去生命時，這些在戰火紛飛中生活成長的巴勒斯坦孩子，很多已經對戰爭麻木，對炸彈無感。

希望再過若干年後，這名約旦河西岸的女孩，可以像「燃燒彈女孩」潘金福一樣，回首這幅照片時，人生已有新的風景。祈望包括約旦河西岸在內的中東地區的所有兒童，可以享受沒有炸彈的生活。

星級美食在成都



飲食男女 方曉嵐

成都的早春三月，還帶有一絲的寒意，我召集幾位香港大廚師及家屬，組織了一次飲食界的成都眉山美食交流遊，也正值眉山櫻花博覽園大片櫻花盛開，賞花吃美食，遊成都和眉山正是好時光。

入住的酒店，位置選在寬窄巷子，這是清朝遺留的一片街道保護區，由寬巷子、窄巷子、井巷子組成，保留了不少古老建築，青磚黛瓦，展現了濃濃的舊城風味。酒店不大也不豪華，但整潔光亮，步行去日夜都熱鬧的寬窄巷子只要兩三分鐘，那裏商店林立，有傳統成都小吃攤位，也有新潮的咖啡館，還可體驗變臉和川劇，附近由吃早餐到宵夜都很方便。

晚餐是安排去銀芭1986，由市中心的酒店出發，車行約一小時。銀芭1986，黑珍珠一鑽餐廳、米芝蓮入選餐廳、金梧桐三星餐廳，由川菜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徐孝洪教授，帶領其學院派團隊創辦，以四季時令食材為根，非遺技藝為本，形成科學的創新的自然醇養五感美味的盛宴。徐孝洪本是大學講堂的教授，去年參加綜藝節目《炙熱遊戲：百廚大戰》取得冠軍，結果紅遍內地。

我和徐教授是多年的朋友，今次他特為我們三十多人準備了一個法式長枱晚餐，菜式全部位上，精美絕倫，美味層次分明，正如他所說「烹飪是科學，是文化，是藝術」，每道菜盡顯大師功力。徐教授親自為我們講解每個菜式，更仔細回答好幾位香港年輕廚師提出的技術問題，使大家獲益良多，更感受到教授的謙和親切。

第二天一早出發去眉山，先去三蘇祠，是蘇洵、蘇軾、蘇轍父子三人的千年家風承傳地，是四合院式的園林式文人祠堂，有很多國家級珍藏文物，遊眉山必去。已近午飯時間，園區的一邊飄來陣陣菜餚香，訂好的眉州東坡餐館就在三蘇祠旁邊。

眉州東坡集團至今已有多百間分店，北京的1996川菜，主廚餐廳，剛入選為「2026年度亞洲50最佳餐廳」。三蘇祠店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八日蘇東坡誕辰日正式營業，是集團第一家店，所以稱為母親店，曾入選鳳凰美食網「2020、2021金梧桐中國餐廳指南，年度餐廳」。餐館園林式建築佔地十三畝，以東坡文化為底蘊，在傳統遺存建築的基礎上修建仿北宋建築風格，修舊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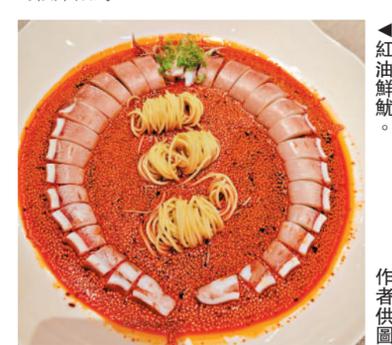
舊，形成與三蘇祠博物館為一體的宋代古典園林式美食體驗館，借千年文脈之韻，隔牆借竹影，檐下共松聲，既保留了古祠氣質，又平添一份專屬蜀蜀的煙火氣息。餐廳以眉山本地自然有機食材，從田間直達餐桌，菜式出品儒雅細膩，味道精準有度，我們團的一班大廚師都讚賞不已。

回到市區，晚飯訂在馬旺子，源自一九二三年的眉州老店，是一百零三年歷史的老牌川菜館，米芝蓮一星餐廳，現在由第四代經營。馬旺子的傳統川菜做得穩健而不守舊，有家的溫暖感覺，而且性價比高。馬旺子的槍拌貴妃貝、脆皮口水雞、油潑大刀腰片、貢椒槍乳鴿、豆湯肥腸旺等菜式，吃完就忘不了，如果我住在成都，必定常去。

第三天白天去了看熊貓和都江堰，晚餐安排在許家菜的品牌許家博宴。許家菜連續三年米芝蓮一星、連續五年黑珍珠一鑽、金梧桐大師餐廳、連續六年入選「全國最佳50餐廳」。我和老闆許凡是十多年的好朋友，看着許家菜一步一成為名店，真為老朋友感到高興。今晚的菜式主角是一條十六斤重

的黑龍灘水庫翹殼魚，清蒸的魚肉鮮嫩無比，席上眾多大廚師都說這口鮮嫩是很多海魚都沒法比的，就吃這條魚已是不虛此行，更驚訝於四川師傅竟有如此蒸魚功力，從此不敢說粵菜蒸魚是一方獨大了。

當晚許家菜的菜式，每個菜都用上廿四種川味中不同的味型，每一口都值得仔細品嚐，刀工細膩，層次分明，食材新鮮，色香味型皆令人嘆為觀止，加上服務周到，我的飲食界團友都說如此完美的盛宴，在香港真的很難做到。



紅油鮮魷。作者供圖